

东条英机

——东条生平和日本陆军兴亡秘史



商务印书馆

东 条 英 机

东条生平和日本陆军兴亡秘史

〔日〕秋定鹤造 著

田 桓 刘敬文 辛罗林 李廷江 译

刘 敬 文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 年 北京

(内部发行)

东条英机
东条生平和日本陆军兴亡秘史

〔日〕秋定鹤造 著

田 恒 刘敬文 辛罗林 李廷江 译

刘敬文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安平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748

1987年8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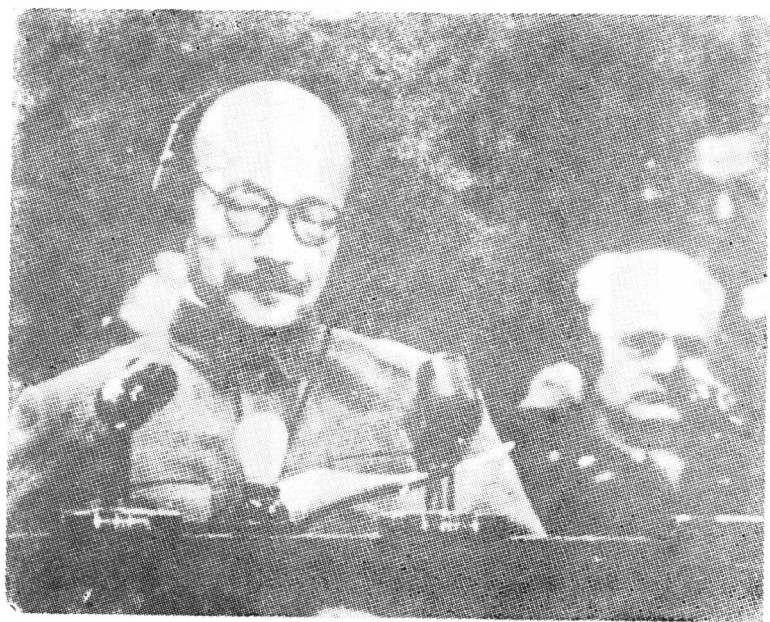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229 千

印数 6,300 册

印张 9 5/8 插页 1

定价: 1.85 元



被告席上的东条

出版说明

东条英机是甲级战犯。他是发动大东亚战争（又称太平洋战争）的罪魁祸首，对于侵略我国，他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积极卖力气了。所谓“蒙疆战役”，就是他以关东军参谋长身分一手造成的。“七七事变”后，他任陆军次官，不久便参加内阁，任陆军大臣。他极力反对从中国撤兵，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41年10月，继近卫任首相，同年12月，终于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东京国际法庭判决，东条终于被处以绞刑。

本书从东条的成长叙述到东条内阁垮台。通过这段历史过程，列举出他在日本的侵略扩张战争中进行的一些活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东南亚人民和日本人民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同时也教育了各国人民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为正义而战斗。正义的战争必胜，这是历史的结论。《东条英机》一书，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证实了这一结论。

本书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派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确有一定可取之处。可惜作者只是叙述了表面事实，而未能或不可能较为深入地涉及其内在的联系。书中把日本军部同金融垄断集团割裂开来进行分析，这是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历史编纂家的通病。书中把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军部一意孤行，干预政府，仿佛日本政府当局并不想“扩大事态”，军部却轻率行事而酿成战败的恶果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日本学术界若干人多年以来坚持的观点，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1927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奏折中说，“吾人欲征服世

界，则必先征服中国。”这个奏折多少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一贯对外进行侵略的战略思想。这就证明其发动侵华战争的必然性。至于何时何地导致全面侵华战争，则有其偶然因素，无所谓军部“干预”政府与否。也许军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也许政府方面认为还不成熟，这当然是“分歧”，但这类“分歧”实乃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无关全局。因此，作者对“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的分析说什么是从“中日双方”互不信任造成的一种“冲突”等等，则更是对历史事实的抹杀。

为了了解东条英机其人以及他的那个时代背景，并为我国历史学界提供一份参考性资料，我们翻译出版了此书，并定为内部发行。

译者的话

东条英机 (Hideki Tojo) 1884年12月30日生于东京的一个军人家庭。陆军大学毕业。历任驻德国大使馆武官、陆军省军务局动员科长、参谋本部作战科长、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及参谋长、陆军省次官、陆军大臣等职。1931年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后，亲自率领“东条兵团”侵入我国承德、张家口和大同等地。1941年10月继近卫文麿之后任内阁总理大臣，并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军需大臣和参谋总长。同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1944年7月，在日本败局已定及其国内矛盾激化的情况下被迫辞职。日本投降后自杀未遂，1948年12月25日被远东国际法庭处以绞刑。

本书叙述了东条在家庭、社会、学校教育的熏陶下从军、参政以至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全部过程，并根据作者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在叙述过程中，作者极力捕捉东条生活过的那个年代曾经对他产生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揭露了明治维新后军部内萨长等藩阀的派系斗争，战前统制派同皇道派的派系斗争，以及战前日本政党间的党派斗争和政党同军部的斗争等政治内幕，和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同日本帝国主义狼狈为奸，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卑鄙行径等，为我们了解东条其人和战前日本政界和军部的情况提供了颇有参考价值的材料，特别是迄今为止尚未为人所知的内部材料，值得一读。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立场和观点的局限性，书中的某些叙述无法反映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其中包括继承德国在中国的权益、确保日本在南满的既得利益、在中国政府和军队设日本顾问及苛刻的经济要求等。作者认为，这些要求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日本不该“趁火打劫”罢了；又如，太平洋战争本是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作者却更多地将其归结为日美两国领导人的性格、作风等。尤其书中与我国有关的某些历史事件的提法，则更是我们无法苟同的，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准备不再一一赘述。

秋定鹤造著《东条英机》一书1977年10月25日问世以后，在日本国内，特别是在曾经经历过太平洋战争那个“暴风雨时代”的各界人士中间获得了广大读者。时隔四个月，便由日本经济往来社再版重印。本书根据1978年2月15日再版的《东条英机》一书全文译出。原书中有七张照片，中译本选用其中的一张。

此外，晏妮、王宗林、刘际启同志也参加了本书的译、校工作。由于译、校者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指正。

译者 刘敬文

目 录

东条内阁组成	(1)
“非战”内阁	(1)
近卫和东条的对立	(4)
操纵重臣会议的木户内大臣	(7)
战争是既定的轨道吗?	(9)
最后的决断	(13)
青年时代的东条	(16)
明治十七年	(16)
父与子	(17)
顽皮的东条	(19)
期待出征	(24)
开始对美猜疑	(26)
勉强凑合的中尉	(28)
副官时代	(31)
驻在欧洲和一夕会	(36)
富于梦幻的时期	(40)
暴风雨前的一个时期	(43)
首次普选	(43)
炸死张作霖事件	(44)
真崎麾下的东条	(48)
伦敦裁军条约	(50)
三月事件	(55)
事件的余波	(57)
九·一八事变	(63)

事变的前夕	(63)
石原和板垣	(65)
九·一八事变爆发	(66)
十月事件	(72)
派系斗争时期	(77)
犬养内阁	(77)
萨、长两派势力的分布	(81)
动荡的陆军部	(83)
真崎和荒木	(86)
陆海军日趋严重的对抗意识	(91)
五·一五事件	(93)
荒木留任	(97)
等待时机的东条	(101)
陆军部内日趋加深的对立	(105)
林陆军大臣上台	(105)
紊乱的统制	(108)
国防国家	(110)
悲愤的东条被发配到九州	(112)
真崎调职后的混乱	(114)
军部介入政治时期	(125)
二·二六事件	(125)
陆军的政治攻势	(134)
政党同军部的冲突	(138)
关东军参谋长东条	(149)
无法收拾的中国事变	(151)
第一届近卫内阁和芦沟桥事变	(151)
预料中的全面战争	(164)
和平谈判的失败	(167)

不以蒋政权为对手	(170)
近卫重整阵容	(174)
东条重返中央	(178)
改组内阁的焦点	(181)
字垣外交成为画饼	(185)
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187)
虚幻的同盟论时期	(191)
战争还是和平?	(194)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	(209)
陆军大臣一职是试验台	(212)
战争国策的开端	(215)
开战内阁	(227)
三国同盟	(227)
进入事变新阶段	(233)
东亚联盟与东条	(238)
能防止英美参战吗?	(242)
德苏开战	(251)
紧张的日美关系	(256)
日美会谈和御前会议	(265)
东条内阁与桂内阁	(275)
报告开战的重臣恳谈会	(280)
开战!	(281)
变化的战局	(281)
末期的东条内阁	(287)
参考文献	(292)
后记	(295)

东条内阁组成

“非战”内阁

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月十八日，与国家命运攸关的东条内阁诞生了。这天正是靖国神社临时大祭的正日子，新近合祭的阵亡将士的三万多家属清晨便集聚在夜来细雨濛濛的神社前面。

上午九点半，东条新总理大臣彻夜完成了组阁工作，在陆续到达的高级文武官员中间露面。这天是天皇亲自参拜靖国神社的日子。十点十五分，全体国民在全国各地以鸣笛为号同时进行默祷。作为新内阁执政的开端，这实在是个意义深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东条在组阁的同时，晋升为陆军大将，并被特别列为现役，兼任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

据推荐东条的木户内大臣说，这是一个“非战”内阁。

前内阁已于这年春天开始了旨在调整外交关系的日美谈判，但毫无达成妥协的迹象。这里日美两国固然也都各有种种理由，不过，不拘怎说，谈判已经接近尾声。于是，主张停止谈判、决心开战的东条陆军大臣便同试图通过继续谈判来打开僵局的近卫首相之间发生了对立，由于这种正面冲突，致使近卫内阁倒台了。因此，了解这种经过的人完全有理由把新内阁看成马上就要开战而建立的政府。不过，木户内府的想法却超出了一般常识。

他为促成这样一个表里相反的“非战”内阁而沾沾自喜。他也许意在表面上打出“决心开战”的旗号，实际上仍同近卫总理大臣时期一样，继续进行谈判，以导致事态的有利发展。

他的心目中似乎只有继续谈判。因为他根本没想触及到放宽条件这个达成协议的关键性的难点，更没有表示出和平的诚意。在谈判条件中，最大的难点是陆军所主张的防共驻军。（驻军华北和蒙疆地区，以防止中国事变的再次发生。）东条常说：“对不起事变的牺牲者——靖国的英灵。”这便是他坚持这一主张的理由。参加了临时大祭的东条，可能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感受。

当选择继任总理大臣时，东条本人认为，此时臣下无人，唯有依靠德高望重的皇族（东久迩宫）。他不仅对木户幸一内大臣这样强调了，而且还让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中将向近卫、让次官木村兵太郎直接向东久迩宫、让军务科长佐藤贤了向出席重臣会议的原总理大臣林銑十郎、阿部信行两位大将进行工作，分别敦请东久迩宫上台。（近卫的亲信对此持有异议，认为这是东条左右的人在演戏。）

总之，推举东条任总理大臣完全出自木户内大臣的判断。他所以推举东条的最大理由，据说是他认为东条对天皇的忠诚超出一般军人和官员之上。因此，在他看来，如果把东条同近卫发生冲突的最大根源——围绕“决心开战”问题的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由天皇亲口推翻，责令重新考虑的话，忠心遵从天皇意旨的东条会立即听从天皇的意思，改变原来的方针。

所谓9月6日的御前会议的决定，系指《贯彻帝国国策要领》。该文件的要点是：

（一）为达到我国的自存自卫，在不惜同美（英、荷）开战的决心之下，大致以10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

（二）与此同时，尽量通过外交手段，努力贯彻我国的要求（最低限度的要求事项列举于另纸）。

（三）如到10月上旬仍未达成协议目标时，决心立即对美（英、荷）开战。

（这个决定的经过及其他，容待以后另行叙述。）

最初，近卫似乎对于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决定并没有怎么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历来的那种虚张声势的文章，或许认为外交能解决一切问题。总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后来不仅竟把内阁导致垮台，而且竟加快了走向战争的步伐。

他梦想同罗斯福总统直接会谈，并对此寄托了一切希望。但是，为实现两国首脑直接谈判而进行的预备谈判，却由于不同于日本型的美国的死板成规迟迟不得进展。而且，周围的形势看来也要使他所期待的直接会谈完全化为泡影。事已至此，近卫这才想起御前会议的决定，夹在该决定和谈判停滞不前之间，日甚一日地苦恼起来。

然而，东条却不是近卫那样的幻想家。对他来说，御前会议的决定就是金科玉律。纵使这个决定是根据下级幕僚作的文章，在他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陛下面前作出了决定这点。

不管他怎样不通情理，固执己见，顽梗不化（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评语），他肯定窥测出10月12日获外庄的五人会议上海军大臣及川没有信心的发言、近卫首相的本意以及丰田外相的策略等内幕。他所以敢于无视这些人的真实意图，迫使近卫按照文件的决定从外交谈判转为决心开战的政策，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但不管怎么说，御前会议的决定是他的最大依据。

甚至有人评论东条说他“忠得发疯”。假如根据当时的情况，把御前会议的决定作政治性的处理，他是不能容忍的。

木户之所以抛弃了亲密的朋友近卫而器重东条，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忠得发疯”的劲儿。在同一个近卫内阁手里，仅仅一、两个月内就改变御前会议的决定该是如何困难，这毋庸东条指出，就连木户也非常理解。因此，他同意近卫退让，并把大有问题的御

前会议决定的“重新考虑”（束之高阁）作为前提，推举了东条。因为木户认为，东条这个“忠得发疯”的人充分理解“重新考虑”的真实含意，他能胜任。

近卫和东条的对立

近卫同东条的公开对立，是在东条于昭和16年（1941年）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发表爆炸性的讲话之后。东条不同意从中国撤兵，因而主张停止日美谈判。在此之前，正象近卫在辞呈中所说的那样，只是“四次悬谈亦未达成协议”那种程度。他们之间的对立仅只是有关的阁僚们知道。

在这前两天，在前面谈到的近卫私邸“获外庄”的悬谈会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在陆军大臣的提议下，达成了如下协议。

（一）不改变驻军和以驻军为中心的各种政策。

（二）捍卫中国事变的成果，在此前提下，争取在统帅部期待的时期以内达成协议。

此后仅两天，东条就发表了爆炸性演说。在此期间，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作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发言呢？

这天的内阁会议之前，两人还进行了悬谈。总理大臣所提关于撤兵问题，采取了舍名求实的方式。他认为这样做，谈判是希望的，目前调整日美外交关系，结束一下中国事变，是当务之急。如果承认撤兵的原则，以后也有可能通过日中两国直接谈判达成防共驻军的协议。可是，东条陆相认为撤兵的原则事关重大，如果承认撤兵，就连满洲，朝鲜也将保持不住。就其性格而言，他是不喜欢将来总会有什么办法那种权宜之计的。他这样做，也是由于他估计到谈判是不会成功的。

近卫认为“如果假以时日，还是有不无成功的希望”，但东条的

让步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样就势必要向“决心开战”转变，而担任战争主角的关键人物海军代表及川海军大臣却主张“由总理来决定”。这样就无论如何不能不形成东条同近卫的对立。（陆军明知海军不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不能进行战争，却硬要他们说出来。）

据传，东条曾对近卫说过：“人的一生之中，有时是要下重大决心的”。这话可能是在这种会谈时说的。据近卫日记载，他当时回答说：“那是个人的事情，作为肩负两千六百年的国体和一亿国民的首相，不能那样轻率从事。即便被说成是因循姑息，自己也不能那样做。总之，安全第一，若不是百分之百有把握，就必须避免战争”。

东条在内阁会议上发表爆炸性演说，是在他同近卫交锋之后兴奋还未平息下来之时。东条对是非善恶的辨别本来是非常严格的，从不带中间色彩，他的秉性是不容把这些问题弄得暧昧模棱，表面上装作很圆满。人们评论东条，说他是“正直人”或“爱动感情的人”，原因就在于此。东条为人的这种事例，在他陆军生涯中是举不胜举的。

总之，东条这一爆炸性发言把内阁的不统一暴露出来了。于是，近卫向天皇呈递了长达千余字，详细陈述从“三次受命组阁”卒“至不能贯彻自己的信念，完成辅弼重任”的原委的异乎寻常的辞呈。其中当然也谈到同东条谈判的经过和意见分歧所在。

他俩虽然因吵架而分手，但当近卫听到东条主张由东久迩宫继任首相时，立即表示了赞同。他也认为由臣下改变方针是困难的，即便大胆改变了，也不能很好地控制陆海军。于是近卫便直接会见东久迩宫，请他出来组阁。

不过，他俩虽都主张由东久迩宫接任，但其间含意却有细微差异。近卫是明确以反对战争为重点，而东条却以意在统一陆海

军思想的“重新考虑”为重点，关于战争本身，他并没有象近卫那样作出明确表示。这可能是由于文武职务不同这一点吧。

不过，问题是木户的态度。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他都没有采纳由东久迩宫继任总理大臣的主张。据他在供词中说，皇族出任首相必须万分慎重，还必须预先取得陆海军的一致同意。而事实却正是因为陆海军意见分歧，才要求皇族出马。当时的情况是，不管东久迩宫意向如何，都难免要成为掌握实权的陆军的傀儡，结果，一旦发生战争，皇室要负开战的责任；而一旦战败，皇族就将成为国民怨恨之的。这是他反对皇族接任首相的理由。由陆军提出来可能反倒使他产生了疑虑。

因为供词是后来写的，未必能说是表露了当时的心情，但大致可能是如此。不过，事实是在他极力回避东久迩宫接任的背后，他对东条的评价起了重大作用。他曾在另一个地方对主张皇族接任的人谈道：“这将给人以似乎臣下无人的印象”。当时，在他看来，东条是“臣下中唯一的人物”。

此时，陆军对驻军问题的态度一般非常强硬。中国事变以来，已经逾时四年，付出牺牲二十万，却要以不赔偿，不兼并来收场。至少应当享有驻军权（华北，内蒙古的防共驻军）。不然的话，事变究竟为了什么？也对不起靖国神社的英灵嘛。在东条主张东久迩宫继任首相的背景里也含有这种想法。问题是他们已经认为臣下是万难解决的。

因此，即使身为臣下的东条被推举为总理大臣，也与它的重要性毫不相干。不过，木户似乎并没有理解此事对陆军的重要性。唯有东条对天皇的忠诚深深吸引了他。

木户列举东久迩宫缺乏政治经验和训练作为他不宜继任首相的理由之一，但他本身也未必完全具备了他所说的那种经验和训练。可以想见，如果他真的想要避免战争，即便同样主张东条